



贺志富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天 浴

贺志富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肖玉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浴/贺志富著. —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0. 11
ISBN 7—80648—523—6

I. 天... I. 贺...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57842 号

天 浴
贺志富 著

出版:延边人民出版社

发行: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延边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印数:1—10 000 册

850×1168 毫米 32 开

2 插页 14.5 印张 35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523—6/I·160

定价:24.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西部大开发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它以饱满的热情描述了新时期西部人对人生的追求和情爱的心态,生动地叙述了在“天都温泉”的开发招标过程中,清官和贪官、儒商与奸商、美女与淫棍的一次次交锋,以犀利的笔触披露了一部分蜕化变质分子在大开发中道德沦落的经历,多角度地展示了世俗生活的错综复杂,让人在情感浪潮冲击下,不能不对五光十色的当代生活作严肃的思考。

故事发生在西部边城西原市——

“与点楼”温泉山庄美貌高雅的女经理杨姐携带靓丽聪慧的年轻女秘书甲玉霞开车去接从外地观摩归来的丈夫曾峰云,途中专程去天都温泉野浴,成熟的少妇和聪颖的姑娘陶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

杨姐在市区十字路口被市工商局新局长请去开

一个务虚的茶话会，无奈中，杨姐只好让玉霞帮自己去车站接丈夫。曾峰云被玉霞的天生丽质所倾倒，暗地里起了暧昧之心……

杨姐想与丈夫温存，借以缓和多年来变异的夫妻关系，晚上回到家里，曾峰云却已离家而去，杨姐面对空荡荡的家黯然悲啼……

玉霞不仅天生丽质，且是一个有抱负的大学生，她辞去记者工作，受聘于“与点楼”温泉山庄正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肖石因自作主张的施工，造成了接待站装修工程的延误，包工头祝麻子趁机要挟并停了工。肖石只好与热恋中的女友杨玲一起求玉霞帮忙在女经理面前说好话……

玉霞巧妙地想出办法解决了接待站装修工程返工的问题，并建议增修了接待站楼顶花园，受到杨姐的赞赏……

在市委市政府联合召开的振兴西原经济的献策会上，曾峰云以西原温泉为题的发言引起大家共鸣。玉霞对西原温泉资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峰云调升为市招商局副局长，杨姐知道是他靠偷看了自己珍藏多年，视为“财富”的温泉资料而得到重视的……

市委黄书记动员玉霞到市招商局工作，玉霞却以自己刚到“与点楼”工作几个月，不愿“跳槽”为由谢绝了……

玉霞的三姐夫丁强竞买出租车“营业照”失败，杨姐帮助玉霞家解决了这一困难，并将丁强不能投入出租运行的“奥托”买下，作为玉霞的工作专用车……

曾峰云与胡小珏勾搭成奸，同时又觊觎着玉霞的绝色，为讨得玉霞的欢心，曾峰云瞒了妻子杨姐，将西原温泉资料借给玉霞……

杨姐为了让接待站在国庆节开业，只好独自去市工商局办理营业许可证。五年前用西原温泉资料作诱饵，换取了当年的“金美人”杨姐肉体之欢的靳局长，又一次在办公室内无耻地蹂躏了杨姐。事后，杨姐接过许可证，狠狠地扇了靳局长一耳光……

一年前便在省城打听玉霞的广东力达公司年轻潇洒的总经理吴永海前往西原市考察温泉资源。玉霞与吴永海见面便引起了一段大学时的情恋回忆，但吴并非玉霞珍藏在心底的恋人郑同杰……

国庆节晚上，杨姐回家撞见了曾峰云与胡小珏偷情，曾峰云跪在她面前乞求原谅……

玉霞陪同吴永海一行考察西原温泉资源，深受吴的偏爱，连暗恋着吴的女秘书宁婷也佩服玉霞的美貌和聪慧……

杨姐竭力想在西原温泉开发上与多方合资，广东力达公司却以令人信服的论证力促独资开发西原温泉，杨姐与吴永海成为竞争对手……

杨姐误认为吴永海对西原温泉资源的熟知是玉

霞暗中所告知，一方面迁怒于曾峰云私借温泉资料给玉霞，同时又对玉霞生了疑窦……

玉霞送还温泉资料并宴请曾峰云以示谢意，曾却酒壮色胆，企图强暴玉霞……

被包工头祝麻子拉下水的肖石在“夜来香”嫖妓被抓，杨姐亲自开车并带着罚款从公安局接出肖石。肖石视杨姐为恩人，接受了杨姐让他盯梢曾峰云的差事，并密告了曾峰云与玉霞的“奸情”……

杨姐在家庭矛盾和温泉开发竞争所引起的狭隘心理影响下，对玉霞的信任一落千丈……玉霞不得不辞职。

重返西原独资开发温泉产业的吴永海告知玉霞，她原来的情人郑同杰早已不在人世，并说明了自己是同杰的哥哥。玉霞止不住感慨万千，她把学生时代的恋情化为飘洒的纸灰……

吴永海任命玉霞为力达公司开发西原温泉的总代理，并向这位昔日弟弟的情人正式求爱……

黄昏，雪清河畔，两位相互倾慕的人终于拥吻在一起……

第一章

1

川西西部的西原市。

说是西原市，其实它旧名并非西原，而是“天都”，毫无疑问，旧名是和天都温泉大有干系。据史载：元代天都仅是一个小村兼冬季牧场，明初土司所辖部落驻牧此地，由于地处汉地与西域民族交界之特殊地理位置和交通要冲，其政治地位渐渐抬升。清雍正年间设置流官，安设阜和营，兴建城垣，其间经过两三百年的拓展，才有了今日容纳 80 万人的川边省辖市。

老一代西原人多以天都温泉为荣耀。

民间野史传闻：天都温泉出过妃子。

雍正年间，康熙十七子果亲王允礼奉其兄雍正皇帝之命前往西域康藏高原巡视。允礼乃一文人骚客，雅娴翰墨，善词令，有诗才，并精绘事，著有奉使记行诗及往返日记。此行期间，果亲王允礼每每看到西域高原山水苍凉，无不心沉思黯。忽一日，车马行至一山坳，突闻一阵奇香随风扑鼻，妙不可言。抬眼望去，乃一乡姑在一丛树上摘红豆般果实。果亲王指问

道：

“此为何物？为何如此异香？”

乡姑含羞答道：“此为花椒，乃是麻嘴的东西。”

果亲王笑道：“此一路行来酸甜苦辣都尝过了，还没尝过麻的，今天倒要领教一番这麻的物什。”

是夜，乡姑用新包谷面粉搅了一锅黄澄澄的粘团，用新花椒拌油酱。果亲王胃口大开，吃得满头大汗，欣然叹喟：西部地区竟有此等佳品，真乃天上人间也！席间再问乡女姓啥名谁。乡女答：“仙桃。”这名儿和乡女的美貌娇妩无不相符，酒醉饭饱的果亲王便把持不住心猿意马，携了乡女的手儿，去到那温泉之中。在热气腾腾的水雾中，吃了无数补品，正阳刚凶猛的果亲王，搂着娇羞无比、柔若无骨的乡女，将一根尘柄，刺进鲜嫩欲滴的“桃儿”中，云雨数度，方才罢休。自然，天都温泉中又有了一段皇戚与乡女野浴媾合之好事，以至事后留下了交欢之果，取姓氏为甲。据说这“甲”姓也是有种种说法的，一种说法是甲有美之意，另一种说法是甲乃果亲王的“果”字脱变而来，只是去掉了下面的水。

另有前人填词《天都飞瀑》：

蜃窟高寒，仙源漂渺，玉液流下天宫，飞湍激石，山籁响滔淙，一壁茱萸倒挂，虚岩里，摇雾蒙蒙，多应是，白龙虚气，饮壑下长空。相逢，惊乍见，藐姑仙子，群玉山中，看水帘齐卷，洞壑玲珑。我欲攀援直上，观神女，行雨巫峰，骑鹏去，重天银翼，大地起长风。

清乾隆年间文渊阁大学士孙士毅也在专写天都温泉的《汤泉》一诗中写道：

不数华清水，
言从小拂庐。
洗兵犹有待，
暖老竟何如。

由此可见，天都在历史上虽算不得久远，却也是小有名气的地方。时至今日，昔日的天都已变成了西原市，其名声仍在西部路人皆知。

西原山美水美人也美。

山水之美暂不多说，仅说人美。有俗言为证：

西原出美女，
美女甲氏多。

也不知此言是否与果亲王昔日天都温泉风流有关，倒也道出了真情。

西原姑娘对外地人都有称自己是甲姓的习惯，“甲”字含有“最好、最美”之意，不是说“桂林山水甲天下”吗。有一年，一个从外地分到西原来工作的大学生在东门车站下了班车，行李纸箱儿一大堆，似搬家。人家这是要来西原安家立业呢，能不把被盖衣物书籍都带来。车站大坝上空荡荡一个人守着一堆东西，大学生犯了愁。正难当儿，一个眉目清秀的姑娘上来解了围。那姑娘帮着他手提肩扛，找到住处，累得粉脸儿通红，小山丘似的胸乳起起伏伏，谢了报酬就走。大学生追出门问：“姑娘留个名，以后好交往。”姑娘回头，抿嘴儿一笑，说：“姓甲。”三日后，这大学生安顿好便上街寻那姓甲的好心姑娘。西

原市说大算不上大,说小也不小。这痴情得近乎于憨傻的小白脸从早到晚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也不知跑了多少条街,穿了多少条小巷,问了一百个姑娘就有九十九个自称姓甲。末了,遇一老者解了个中谜。这小白脸大学生才猛一拍自己的脑瓜子,暗骂一声:读书读到牛屁股里去了。

话又说回来,西原市姓甲的也确实不少,东西南北四个辖区八个派出所的户籍档案里甲姓人家也有一两百家。城南诸葛院子还没拆迁前,有一个百岁老人姓朱的对西原甲氏根底很是了解。据这百岁老人说:当年果亲王爷留在天都的血脉乃是一女子,这女子长大后貌若天仙,为留下甲氏传人,只好招赘上门,其后人因袭而姓甲,谁知以后代代如此,都是姑娘招赘上门,至朱姓老人百岁时,甲氏已分为数十脉,共五代了。这朱姓老人 103 岁才乘鹤西去,有关甲姓传承之说已无从考证。

2

这是西部高原的一个初秋季节,天空高远而湛蓝。仰头看,深邃的天湖上飞翔着一群灰色的野鸽,自由而悠然。西移的阳光灿烂地照在野鸽身上,闪烁着墨蓝色如宝石般的光泽。而群山环绕下的西原市参差错落的楼群上空却蒙着一层乳色的雾,隐蕴着这座八十万人的省辖市的喧嚣与繁忙,抑或是慵懒与浮躁。

一辆如墨色水晶般簇新的桑塔那轿车，在市郊环线路上平稳地奔驰，车内坐着西原市两个颇有名声的靓丽女人。开车的名叫甲玉霞，年芳二十三岁，长发飘逸地披在肩上，天生的又长又翘的睫毛掩着的一双鲜活灵动的眼睛盯在公路上，也时不时用眼角余光去窥一下后视镜里的另一个女人。这是一个充满朝气的姑娘，活泼大方，却又比同时代的人多一些理智，让人一见她就想到蓝天上飘着的一朵洁白的云，自由、奔放，无拘无束。坐在边上的是甲玉霞的上司，本市颇有名气的“与点楼温泉山庄”的女经理杨金拉姆，一个三十多岁的成熟少妇，丰腴的身姿光艳照人，白皙端庄的脸上神情温柔，也隐蕴着一股孤傲雍容的气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秋天绿树上熟透了的金色雪梨。此刻，杨金拉姆端庄的脸上带着闲适逸情，挺有点悠悠然地盯着车窗外晃过的那些山与树的风景。

车窗前的公路出现了一条岔道，那条岔道一直延伸进蓊郁的山野松林中。分路口上立着一块标示牌，向左的箭头指向市区；向右的指向“天都林场”。杨金拉姆扭头看了玉霞一眼，平静地说：“先去天都温泉。”“杨姐，怎么不直接去车站？”玉霞也扭过头问。杨金拉姆倚着靠背，微眯着一双漂亮眼睛，没吭声，那孤傲得有点盛气凌人的脸上微微显出一丝笑意来。

玉霞把车开上了岔路。车轮辗在 30 度倾斜的简易山路上，也许是久没行车的原因，免不了有些颠簸起伏。好在离开了市环路，这四公里的山路就完全置于蓊郁的人工松林下了。灼人的阳光只在松林树梢的顶端刻下一条眩目的光线。凉风习习，松枝轻摇。秋蝉子在一个劲地聒噪，仿佛这山林间满世界都是它们合唱的舞台，让人听到那无止无休的蝉鸣只有无可奈何地摇头。

杨金拉姆掀下车窗，将头倾了出去。风将杨金拉姆如瀑般长发拂了起来。她明眸里溢出了轻松的神情。

“好爽快！”杨金拉姆情不自禁地说。

“杨姐，这叫人逢喜事精神爽呀。”玉霞的大眼睛调皮地眨眨道。

“我有什么喜事？”

“杨姐，曾哥到外地学习观摩半年了，咱这不是去接……”

“你想哪里去了，我和老曾老夫老妻的了，有什么喜事可言，哪比得上你们年轻人，情啊爱啊的成天都含在嘴里。”

玉霞忍不住心里发笑：杨姐，这你还能哄了我呀，到咱们西原市的班车下午5点才能到站，你却叫上我2点钟就出了门，从“与点楼”到车站只消半小时，这等候的3个多小时够你煎熬的啦。

“杨姐，班车5点才到站。”玉霞想提醒她。

“知道。”杨金拉姆用手拢了拢烫成绢花纹样式的头发。

玉霞抿抿嘴，脸颊上一对笑靥盛着娇羞，她暗恼自己自作多情。

“笛——”桑塔那轿车鸣着笛转过一处弯道，车窗前的路边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水泥标示牌：西原市天都温泉人造林自然保护区。

见玉霞不说话了，杨金拉姆问：“玉霞，怎么不理我了？”

玉霞撅了下薄唇，不无娇嗔地说：“人家好心好意提醒你……”

杨金拉姆轻声一笑道：“我提前出门是想到这天都温泉来看看。”

玉霞点头道：“难怪杨姐要叫上我。”

“是呀，哪有接老公还带上你这靓妹子的，我就不怕老公花了心啊？”

玉霞俏脸儿一红：“杨姐是大美人，又是名声在外的女老板，曾哥还怕你不要他呢，他哪里还敢生二心。”

“玉霞，杨姐老了，哪比得上你这西原市有名的甲氏小妹。再说人心隔肚皮，男人谁没个花花心肠。”

“杨姐也不能拿我开玩笑呀。”

“好了，玉霞，杨姐难得闲一下心思，说说笑笑，你也别记在心里。”

“你是老板，我这打工的，哪敢和你较劲。”

杨金拉姆微微摇摇头：“玉霞，你从大学毕业回来，到这天都泉来过吗？”

“没来过。只是离开西原去上大学前来过。”

“来和你大姐一家告别。”

“算是吧。我大姐大姐夫对我很好。”

“你大姐夫今天能让我们进去吗？”

“能，咱到天都泉休闲，又不砍树破坏林子，他干嘛不让咱进去。”

“市政府早有通告，为了保护天都温泉人工林，一般没有市政府条子是不能随便放行的。”

“杨姐是本市赫赫有名的温泉山庄经理，别说是市政府一张条子，就这会儿给市里当官的通个话，也没人会说不行。”

“我的手机出门就关了机，这会是谁也寻不着我。”

玉霞灿然一笑：“杨姐，我知道了。”

“你知道什么？”

“杨姐这是忙里偷闲，曾哥要回来了，先到天都温泉来

……是要给曾哥一个意外的喜悦。”

“鬼女子，胡思乱想到哪去了。”

“本来嘛，谁不知道天都泉椒香浴体，会令人青春焕发。”

“别再瞎猜，瞧，你庆刚哥从屋里出来了。”

天都林场组建不到10年，任务只有两个，一是负责这片方圆三十公里的人造松杉林，二是培育以松树为主科的苗木，供西原市春季植树造林。这样的苗圃西原市一共有8个，天都泉是苗地面积最小的，所以职工也少，仅有5男3女。其中场长陈庆刚和甲珍珍是两口儿同一单位。甲珍珍是甲玉霞的大姐，八年前二十七岁时自觉自愿地嫁给了大她十岁，且是离过一次婚的陈庆刚，其中原因只有他们自己明白。局外人只是知道珍珍和庆刚都是属于稳重厚道的人，庆刚当过知青，珍珍生性本分。小妹玉霞对大姐和大姐夫最尊重。

陈庆刚听见汽车喇叭声走出了门，看见姨妹玉霞把头伸出车窗在喊：“庆刚哥，你们林场的大门怎么大白天也关着？”陈庆刚边开门边笑着说：“这是保护区呀！”“有国宝需要保护的呀？”“有呀，你不也来了吗！”陈庆刚打开了木栅门，黑色桑塔那停在了土墙院内。玉霞下车问：“庆刚哥，我姐呢？”“珍珍去苗圃育苗去了，我去叫她。”玉霞又问：“有多远？”庆刚说：“院后滴水岩地界，就一里路。”玉霞说：“你就别去了，我今天是陪杨姐来的。”

杨金拉姆从车里走出来，望着这土墙院内的矮平房，问：“陈场长，能放行吗？”庆刚讪笑道：“这不让你们进来了吗。”杨金拉姆摇摇头说：“我可是想去天都温泉，你也放行吗？”陈庆刚说：“别的人不行，你来了我可不敢再阻拦。”杨金拉姆笑道：“这可不一定，大概是玉霞来了你才放行吧。”陈庆刚也笑道：

“玉霞的面子哪能和市长比。我再拦你，你一个电话就通了关节，上面怪罪的还不是我。”杨金拉姆朗声笑道：“话可不能这么说，今天我是既无特许证，也关上了手机，领情就只领玉霞的了。”陈庆刚说：“好吧，你们去，车我替你们看着。”

两个女人离了林场，踏上了通往天都温泉的林间“官道”。

这所谓的“官道”已很有一点年代了，卵石铺就，乃三尺宽的古骡马驿道，道旁杂草丛生，野花争妍，给人“曲径通幽”的感觉。行不到半里，杨金拉姆招呼玉霞离开了“官道”，择一上坡小径来到了一处高坡翠坪。站在这里，大半个骄阳照射下的西原市呈现在眼底。而在另一侧近在咫尺的天都温泉也完全在视线之中。她俩坐在了翠坪上。这是一处能深深地感受到风和日丽的境地。也是一处界于都市和山野的境地。在她们身后，都市的喧嚣渐远，尽管还隐隐传来汽车的鸣笛声，但比起身处闹市的嘈杂已是轻描淡写的了。在她们的眼前却是别一番山野景致。天都温泉周围的群山松林葱郁，山风中轻轻地涌动着如歌的松涛声。一束山瀑如半匹白练从数丈高的壁岩上飞流而下，水雾弥漫，玕珠飞溅，其势撼人心魄。流瀑下，翠岩椒树环绕一处碧潭，潭有三丈余宽，却在不同的光照下呈现七彩缤纷的色彩。潭边几步远是一天然温泉，钙化物堆积，千百年积聚成圆锥体，状如火山，顶端突泉喷射，云蒸雾绕，蔚为壮观。涌出的温泉聚于潭旁石滩沙坑，触于潭水内，成为天然浴场。温泉四周椒树林立，时节正是花椒爆红袍之际，山林间飘浮着浓浓的椒香。

玉霞隔着吊带裙提了提乳罩带子，她感觉里面被汗濡湿了，涩腻燥痒得厉害，真想脱光了跳进天都温泉痛痛快快地泡个澡。她尽量让轻拂的山风灌进脖子里。

这会儿玉霞才发现杨金拉姆是着意打扮后出的门。

平日里，“与点楼温泉山庄”女经理杨金拉姆总爱穿一身银色西服套裙，给人端庄严肃的感觉。今儿个却换上了一件浅蓝色圆领无袖连衣裙，那裸在外面的手臂白皙如藕，连衣裙质地轻柔，高高地顶着一对胸乳，隐约透出胸前白色乳罩。大概是昨天才烫了发，如黑缎般的披肩烫发衬托出三十多岁的少妇特有的丰韵。

玉霞知道这种时候和女经理开玩笑是不用顾忌她生气的。

“杨姐，你今天真的很漂亮。”

“真的吗？”杨姐抿嘴一笑，眼风里闪出暧昧的柔情。

“真的，我都生嫉妒了。”玉霞晶亮的大眼在她俏丽的脸上停留片刻，又沿着胸脯朝下滑去，杨姐侧坐在翠坪上的身肢浸漫着情醇少妇的娇艳，美妙绝伦，玉霞禁不住在心里暗暗赞美。

“玉霞，真正要嫉妒的是我，你是青春正当年，美天天都伴随着你呀。”

“杨姐，女为悦己者容，今儿里你是春光无限，让人……”

“鬼女子，你也快快找个如意老公吧，好天天打扮自己。”

“杨姐！”玉霞装嗔地嘟起了小嘴，那模样楚楚可人。

“怎么，不让我说啦？我偏说，我这玉霞妹儿啊，该找个什么样的老公呢？像她三姐夫丁强那样的蓝球健将，又担心那样的莽汉子把花儿揉碎，找个小白脸儿，我玉霞妹儿又瞧不上眼，这偌大个西原市真就埋没了美人儿了吗？”

“杨姐，别再说了，我这腰杆儿快让你给酸断了。”

“我就不相信你找老公。”